

求恕齋
叢書

庚子西行記事

雨
子
酉
六
記
事

己未長至
涉江



南林齋刻

序

余既爲唐元素司馬刊其所箸渤海國志又欲爲刊其文集司馬曰文集所以傳我也記載所以傳世也余文之傳尙將有待無已則有庚子西行記事一編乃昔者避拳匪之亂奔赴行在之所作也其中起陸龍蛇陽舒陰慘足以補史乘所不及余取而閱之舉凡庚子亂事由始至終罔不咸在此事在當日固多有記載顧述京師而遺行在詳行在而略京師至於道塗之見聞尤闕載筆司馬之書則由京師以逮長安見聞所及上自王公巨卿下采閭井細故旁及山游水涉令讀者

如置身其閒儻他日史氏有墜簡之求則斯編必在所
取宜亟付之手民俾流傳勿失焉嗟乎時當溫龔述天
寶之亂離遇比庭光記奉天之行幸吾知後之覽者亦
將以北征詠懷秦州雜詩視此編也已未季冬先立春
三日吳興劉承幹序於春申希古樓

庚子西行記事

求恕齋叢書

率賓唐 晏纂

吳興劉承幹校

己亥秋余游江南居秣陵者半載矣庚子三月下旬乃泛海返京師廿九日抵天津聞人云天津被火者數次每次必百餘家河北大街已燒罄無餘者鍋店街只餘數十家皆津門精華所萃也明日登汽車則一望赤土不見寸草蓋自去秋不雨至於是矣至京則紛傳義和拳之多幾至徧地皆是每當夕陽旣西肩挑負販者流人人相引習拳甚至有大家亦爲之者且聞端邸爲之

倡首又聞某處設有拳壇其壇上但供伏魔大帝神牌
或有供鴻鈞道人者又未幾則沿街多帖有告白仿佛
希臘神話時廷議方禁止習拳告示皇皇以拳爲厲禁
然凡有告示處則後必有義和拳之告白粘於其後一
若互相詰難也者又未幾傳聞涑水有毀教堂殺教民
且戕官矣朝旨派聶士成往勦逮四月初八日忽於巳
午間飛雪一陣是日都人往妙峰山進香者於路凍斃
三十餘人亦奇災也及四月底謠傳益多習拳者益眾
未幾又謠傳將毀鐵路至五月初一日火車站果火且
謠言謂火時並不見人但鐵路自生火耳自此傳聞日

眾有謂義和拳當戰時人馬高丈餘刃若門扇絕無可敵之理又謂不畏火器衣服爲礮子所擊斑如雨點而身無少損談者津津聞者慄慄至十五日余往東城於塗聞人言義和拳已入城云止百餘人爲三隊一隊執刀一隊執矛一隊執鎗皆目紅布裹頭年紀大都十二三歲大者不及二十也先是各營兵駐紮各城門每門百餘人帳棚旗幟一新皆在官道兩旁前二日余出宣武門忽見帳棚皆移城上不解所以然及是聞人言義和拳之初入城均穿董軍號衣故無阻之者始悟各軍與之通也是日余至正陽門聞人言董軍戕日本書記

生於城外十六日謠傳義和拳將焚教堂至十七日果於辰巳間東城教堂火眾皆謂其火教堂也但見拳民所謂大師兄者向教堂誦咒不止火卽自起其火也不及左右鄰其殺人也及教外余聞而異之是夜二更許聞西南有礮聲震天約十許聲繼而東面有礮應之去城極近殊不知何軍所爲也十八日晨余往東城行經西安門見雙扉緊闔門外軍士鵠立路旁近千人馬數百匹繫於門之左右余驚詢何事有軍士云我輩亦不知之昨夜子刻奉調至此至今未聞號令詢曰何人所調則端邸也前數日卽有將出狩之說至是殆將實

行乎少選忽來義和拳一隊約三十人皆十餘齡之童子也以絳帕裹首腰亦束紅布執刀矛之屬兵士見之起立致敬如奉明神至則叩門而入絕無阻之者余大駭詢路人何以如是眾曰此時孰敢忤義和拳者聞自入門何爲曰端邸召之也余於是知大局之可危是日午後親覩其火銀錠橋教堂又覩其火西四牌樓教堂火皆不少外延棟柱之屬盡向內倒觀者如堵皆大呼以助火勢而鄰近之屋亦安堵不驚家家焚香於門外大抵其殺人放火也謂之行善而助之焚者謂之助善且其人過廟則稽首入肆買物則起手問訊如僧人狀

蓋合喫齋念佛殺人放火爲一事矣歸塗於阜城門街見義和拳一隊驅婦女十餘出城據路人云乃二毛子之家眷將於城外殺之也津人名教民爲二毛子十九日余與友人約於地安門外酒肆聞肆人云昨晚往焚西十庫教堂竟不能毀而退將午忽正南有煙黃色直起如烽火路人皆云此焚屈臣氏藥房也市肆無驚若豫知其事者午後煙不止且變黑色是日南風其直煙變而爲橫從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龍之舞空掠大內而過北逾鼓樓彷彿汽船之在海度其勢不止於屈臣氏一家矣與友人匆匆別去出西安門始聞人言大柵

欄被焚已千餘家尙未止也當晚 召見大小九卿不知所議何事二十日出正陽門則城樓亦被火東西荷包巷焚尺椽不存城牆皆作赭色火且越城而入焚及東交民巷口之數文坊正陽門外大街以西全成焦土但有敗壁立於夕照中彷彿咸陽之一炬計所焚蓋不止兩千家矣時市中居民始惶然知拳之不足恃而士大夫從是日起多有送眷屬出城者矣然朝廷於四月間遣趙尙書舒翹往直隸各屬察視義和拳之虛實三日而返其行徑殆如明皇遣輔璆琳之覘安祿山還言無它而已又遣剛毅往半月不歸及歸則又如崔允

之召朱全忠蓋義和拳之入都實剛董二人之謀剛留於外董引之於內故入都如是之速否則嚴旨勦拏拳民甚懼本無敢入都自剛之往義和拳挾之令焚香於壇且引視其不畏礮火之狀剛遂大信之及剛未歸而拳民已入矣故此後遂有用義和拳之旨至呼爲義民皆起於剛相返京之後云前數日西幸之議甚確外間紛傳且順天府已備車輛以待自用義和拳之旨下是議乃罷是日余在阜城門內米肆中遇一婦人泣而言曰初云殺洋人乃至今一洋人未損而所殺者皆中國人之爲洋奴者且男人亦一人未損而但殺婦孺似此

豈真能定亂乎吾甚懼焉余聞其言爲之擣舌蓋數日
來聞士大夫所言無及此婦之明決者始知緯嫠不遑
漆室長嘯者今未嘗無其人矣自此以後市中亦有殺
人者夜間則有人沿街傳呼或云向東南燒香或云供
淨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入人家由初更
至天明止卯辰以後則聲息不聞矣及昏又復如是竟
不知何人所爲二十一日過一錢店有持票易錢者多
則給以銀少則以煙紙燭之類作抵其氣象仿佛圍城
中矣先是有友人爲余推轂主宣化府懷安縣文昌書
院講席余以其地之可以避亂也擬往就之於二十二

日啟行是日大雨冒雨出德勝門至小關旅店偕行者五人皆會於此余乘一驢衣皆溼透至店易衣而飲焉於路遇家眷車殆五十輛有兵隊護之蓋榮相家屬出城也二十三日行晚住沙河有明代上陵駐蹕城一所城中無人居登城以望見黑煙一縷彷彿十九日之狀由西而東不知其燒何處也此日之煙與十七日之燬聲後皆屢詢無能言其故者是晚住旅店晚飯罷忽聞槍聲大作店主人爹戶入曰有二毛子二百餘來攻鎮人禦之諸客如有器械可以相假或可協同往助余五人相顧曰我輩本不能戰且戰亦非余等事但宜坐守行李事急或踰後牆可免

時同行王君本營伍中人諳兵事升屋以觀呼余曰槍皆直上且係土槍此鎮人自驚耳非有他寇也余曰如是則易解也亟拉王君出呼曰并無外寇鎮人勿驚尤勿放槍但靜以待之如有放槍者卽係外寇眾共擒之此言甫出槍聲遂止卒不見一寇鎮人乃定後來始知此夜中貫什聞沙河槍聲逃者及婦女入井者極多儻不早定之則不知竟成何狀二十四日出居庸關有兵守之然但見門開四扇赤幟搖空竟不見當關之夫作何狀態出關則兩山如壁流水有聲野花蔽地山果綴枝時方盛夏候如初秋石壁上時見題字而彈琴峽風

景尤美頗類園亭景物考之迺易之詩集關外在元代
爲永明寶相寺今寺已廢而時有小小景物皆昔寺之
所遺水經注謂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障邃險路才容
軌至此知其寫景之工四十里至岔道宿甫就枕忽聞
馬鈴聲有拍店門者大呼曰有二毛子數百人已上山
去此不遠宜急爲之備店人驚起擾擾余輩乃告以昨
夕之事令勿動但安睡無妨店人始安二十五日起行
則居民已十室九空矣沿路覓晨餐無所得或有人家
門前雞子壳滿地叩其戶則空無人遂至日晏不得餐
枵腹至懷來東門已閉呼之不開呼之急則城上兵欲

以槍向余輩不爲之動守之不去遇行路者云西門未
閉可入也乃亟趨西門而入到店呼飯食畢欲住恐其
閉城遂行是城中義和拳極多縣令欲禁止之不能反
爲拳民所喉時正相持也宿雞鳴山下二十六日至宣
化未至宣化山路紆盤登降百折蜀道不足方其艱也
疾雨忽來震雷助之響答山谷山如翠障雷從地起至
空中則電火橫飛訇然激響然其高不能過山或至山
半而響發似發巨礮始知昔人制礮蓋有所仿也衣服
盡溼亟趨至宣化住南門外此郡不甚繁盛不知明武
宗何故戀之欲尋威武大將軍府不得其遺址所在二

十七日至張家口住上堡店中武成街極繁盛彷彿天
橋大街是地義和拳皆以黃布裹首旂幟尙黃自云乾
字團也其用紅者乃坎字團張口山勢嶙峋極似香港
始知天地蓋以此爲南北門戶中外之限也在武成街
食羊肉甚美京師所無住一日換車而西二十八日宿
□□□二十九日宿胡家屯三十日至懷安縣余住書
院同行者住旅店六月初一日諸生來謁問其所學大
約時文止知八銘塾鈔詩止於養雲山館其能讀古文
析義七家詩尙不多也書院每月三課一官課二館課
官課由縣尹主之館課則山長事也縣尹張君晉之名

良暹河南光州人監院徐君雁題名名甲邑拔貢到院
例供飲饌三日十一日開課照例衣冠升座諸生領卷
而退是日縣署具酒筵一席凡此皆前令鄒君在東所
創刻碑於講堂下院本文昌宮故仍其名曰文昌書院
十五日雁題邀游虎窩寺在城西南山半去城十里而
近迴峰貯雲虛壑鳴籟殿嵌巖下半借嵐光門隱松陰
偏饒翠色山半有洞曰冰洞凡上下二層上洞寬敞有
石如几傳爲明張檢討讀書處下洞則由一穴而入大
如屋宇石壁水出涿涿結爲層冰片片可揭中伏漸厚
入秋始釋余入之纔有薄冰一層洞口有立石刻云炎

天傲暑寒谷回春款天與卽檢討字也據云冬日則極
煖氣出如蒸古有黍谷以斯方之未足爲異又其山石
皆作橫理如層層築成者而其最下一層往往銜螺蚌
壳累累然豈其初皆沙泥所化乎然則凡危峰巨岫其
天地之初皆經水火鍊成者矣是可考造物之跡先是
余勸雁題宜練鄉團以保衛地方雁題以爲然遂招五
十人教之擊刺於關帝廟旂幟器械略備雖不足用然
以壯聲威蓋有餘矣十八日夜三更余睡甫醒忽聞犬
吠聲槍聲呼殺聲大作亟起呼老門斗不醒自往開門
遇人問之云賊已入東門矣問以何賊不能對余往尋

雁題值其杖矛立於門外問余以何所見余答以正來相問爾雁題云勿妨已遣人往探矣乃入室坐談少頃探者還云無他乃營兵往蔚州購大號者歸來於月下吹之城上兵聞之以爲寇至也問之不答乃開槍以警之而吹者不爲之止故眾懼而大呼也明日聞因此而婦女入井者凡有數家余告雁題此兵非重刑不可卒以把總不肯責以六十軍棍而已二十二日高星墀奉其封翁理丞宗丞及洪荅谿吏部嘉與均攜眷至問之則云天津已失守京城爲武衛軍所掠者由東華門以南南凡七胡衛公然開槍傷人無禁之者董月川全家殲

馬孫相徐相家均被掠一空孫相乃踰牆往見榮相始發兵捕之斬數人始止然已踰一晝夜矣從此京官去者極多故二君亦攜眷出耳是晚余偕洪君登城周覽形勢兼論及時事料京事若急則乘輿必出出必從北道蓋洋兵由天津北來南道必不能行北道地僻無知者故耳若谿仍返京三十日雁題都中店有人至云都中近來風聲愈緊故收店挾帳簿而來問以路塗平靜否則云路上絕無他故但無行人耳余乃思返都從縣學教諭皮洵侯假得一馬從雁題假得一人乃於初十日成行因天方炎熱每日行半站於十三日午抵張家

口住接徐雁題來函知家眷已到懷安遂於十四日仍返懷安同來者岳仙禽父子英鶴臯父子其所以能出者以李鑑堂到京人心少定故乘隙得出耳未幾趙尙書家眷亦經此西去二十一日同人集飲於城東南之觀悟亭申刻大雨怒雷擊山頽雲覆地逾時不止而亭中人飲興愈濃不知此正京師破城之日也二十六日晨起聞門斗來言 駕已出奎宣化未幾張令亦遣人來約至縣則雁題先在座云京城二十一日不守 駕於二十四日至宣化矣以宣化傳知示余則所列各王公大臣隨扈者名皆備御膳用上八八酒筵加一品鍋

一箇早膳則黃糕一碟杏仁茶一碗而已王公大臣通
用一品鍋加菜四色且注云多備小米粥蓋聞御膳並
不能下咽而以小米粥爲常餐也張令之意欲以書院
爲行宮余亦以爲然蓋通縣城屋無大於書院者余卽
移居雁題家張令卽日往左衛接駕二十七日洪茗谿
至云以十九日出京住南口俟駕至乃隨行云於路見
剛相其驕如故午後葉鶴巢至云以廿一日出京不得
車以十金雇一驢到懷安云沿塗兵士掠奪不可以理
喻二十八日戶部侍郎英年偕宣化府知府李勘道抵
懷安二十九日晨余往關帝廟尋雁題時廟中設支應

局雁題總其事凡接駕事皆取辦於此事出倉卒無成
法可循而雁題處之頗得要領亦不易易余曰聞上兩
站皆以兵食不繼致被搶掠且有毆及縣官之舉信有
之乎雁題曰信然余曰若此則至懷安時何以待之雁
題方偃臥曰正在憂之無出不知何以待之余曰有一
策可免此患君願聞之乎雁題曰固所願也策將安出
余曰是不難但費粟米二十石白麩五百觔錢十餘串
則事畢矣雁題蹶然以興曰此固非難但何所用之余
曰但以米麩發各店家令以米煮粥盛以巨盎以麩作
饅首千枚而錢則買鹽菜數十斤置之於店門之外以

後凡有兵來令店主人延之食食飽而後入自然無掠奪之患矣兵之搶掠不過路遠腹飢無所得食耳果如此待之人各有心誰肯再施無禮乎雁題聞之曰余卽往縣署雖縣令不在其帳房可商現倉粟有餘麩肆中麩亦不難辦一呼可集也余遂與之偕出余往都司祥君處聞其接 駕甫回必有見聞也及到祥處問以接駕祥所述亦如人言謂萬全受創最深未久雁題亦至云諸事已照行卽傳各店主人來諭之耳祥君聞此辦法亦曰如此必可無事是日余至行宮見其門簾褥墊皆以黃布爲之門懸黃布屋亦不加修飾大有采椽

茅茨之風惟對聯稍不稱耳初二日申刻 駕至 太
后及 御輿皆用藍色轎從有馱轎二乘以載物聞係
貫什李光裕所獻蓋出京時本乘騾車至貫什光裕乃
進馱轎至宣化道府各以轎進 駕始御轎隨扈者爲
端王駐王瀾公王相國文詔剛相國毅溥尙書興趙尙
書舒翹英侍郎年芬都統車岑方伯春煊司員中惟軍
機章京三二人它京官之出者極少至晚御膳甫上廚
房卽爲眾太監搶掠一空諸王大臣至於竟夜不得食
聞因索費不遂之故國勢至此此輩尙敢如此橫行無
怪其不可爲矣或謂此次義和拳之亂固由端董而深

宮信之不疑蓋宦寺之力居多時京兵扈從者不少余
於行宮外遇一老軍士問以京城不守之狀伊言之歷
歷云洋兵以十八日至京東首破通州礮聲隆隆時慶
端二王遣兵出探回報云係義和拳攻破賈家疇中
教民四散故相攻耳至十九日始知通州已失朝臣失
色二王以聯軍已迫近郊勢須迎敵乃互相推而致憤
慶詈端以召寇端詈慶以洋奴遂相鬩於神機營至二
十日慶邸乃率兵一出卽返端邸終未出也是夜日本
兵攻東直門礮如雨下竟夜不止然未傷一人二十一
日甫明榮相卽馳入宮告敗晡時乘輿乃出出時止瀾

公爲御兩宮一無所攜由厚載門奪門而出蓋其時日本兵正在厚載門外也其夜青州駐防兵與日人戰於厚載門內死者極多道旁屍首山積數日不能通行皇城內人家同時舉火自焚者數十家無救之者延燒且盡二十二二十三日城門大開任人出走然大雨如注西直阜城二門至不能容人亦有出而復返者蓋出亦無所往也婦女不能行多投城河河水爲之不流諸王邸及巨家被劫無能免者榮相宅被毀無寸椽義和拳固久無蹤跡而各帥之兵亦除搶劫外無能以寸刃向敵者都中凡官署及府邸均爲聯軍所據人家大屋亦

多住軍士人引聯軍入人家洋人則惟攫洋錢金銀表
土人則掠其餘惟俄法軍則攜及衣服義人則無物不
搜尺縑寸帛無不攫也惟日本則不搜一物美軍則自
入都卽閉營不出街市不覩美軍時扈從兵士旗兵爲
多入城見各肆門設飲食肆主人揖令坐食兵士喜甚
云自出京以來未之有也食飽輒揖謝或買物則先出
錢於是市肆安堵無驚軍卒歡然而去余於宮門外見
內監傳旨令市藍洋布八尺飯單一方帳子一頂 駕
之出也一物未攜但衣綢衫一件至岔道夜寒無被以
椅墊爲臥具至懷來懷來縣令獻衣一箱至宣化獻衣

者漸多然用物猶未備也時岑西林方伯已授行營大臣兼內務府大臣便服手馬鞭立行宮外而諸大臣亦皆便服頂帽行李蕭條王相國以高年經此聞出京時晝伏禾黍叢中夜間向人家覓食如是者數晝夜始得出居庸關至此顏色甚憔悴矣初三日 駕啟行西去時扈從諸軍惟岑方伯甘軍一千人此外則孫萬齡礮隊亦追及 駕行時有 旨止隨扈各軍除甘軍外皆不得行且命宣化鎮何乘鰲於懷安截留各軍而孫軍不遵旨何阻之孫不服與何口角至欲開礮何不敢與之較相持久之終聽其西去至午後馬金敘萬本華各

軍亦至馬軍行列尙整如平日餘軍則轍亂旗靡無復紀律或二人以槍荷衣物或衣敝履穿面如乞丐初四日馬玉崑兵至其軍尙整然以買馬料不得向店中搜索得之臨行出一紙令店主人自到縣署取錢此或以無餉之故然近於掠矣初五日齊某兵至隊伍尤不整軍士亦不靖此數日間城中雖安堵而城外被劫者極多各軍止於不殺人而已而橫加擄掠有甚於賊其住宿多在人家且有淫及婦女者民之畏兵如盜賊也駕去後懷安遂閉城不開者半月日見逃軍掠城而過亦有扣門求入者告以旅店在西門外城中無賣物者

或不肯去必登城諭之始去然凡來者均捆載充盈無空手者亦有以車載婦女者一日忽來軍一隊旂幟甚整扣城欲入諭之不退問爲何軍則馬玉崑之部下也帶兵官李某以終不聽入城乃止於城東關帝廟雁題乃備酒筵一席及米麪等饋之然城人無敢往者時觀悟亭道士趙某年二十餘人極倜儻慨然請行乃跨馬出城而去至則與李談甚相得也李以手槍一支贈之趙不受曰此非方外所得有也趙善卜能相人術時時作從軍想其視眾人蔑如也故其往也懷安紳士亦甘讓其出人頭地避禍而已方事之殷也人家店肆皆閉

門而移其家於山中山中實無居處婦女輩但蜷伏艸
間雨露所濡多有病者邊地人罕識官聞官長過有驚
避者況兵戈乎一日報有逃兵以車運兵械極多已往
西關余聳雁題出勇丁劫之必有所獲時甘軍某校率
馬隊十人留於此率之而出土勇從之果獲槍械財帛
甚多然由此逃軍亦遂不復來矣自 駕行後縣署雙
扉緊闔似無人居但委諸事於徐紳而已至八月底茗
谿攜眷赴行在 駕至太原駐蹕半月乃西行京官之
赴行在者不多乃命每人日給銀三兩於是從官漸集
亦有由京奔赴者矣九月初抵西安住巡撫署

至大同
住總兵

署至太原住巡撫署沿途則住旅店陝省則按驛有公館均修飾一新至驪山住三日以其本華清宮故址也余居懷安四閱月地居萬山之中沙河亘其北連山起其南城北爲白龍山山東有洞洞外松柏蔚然洞爲龍祠云白龍所潛也城東有半壁山山上有懸空寺依崖啟宇下臨絕壁層樓危閣望之類如懸空城西有龍洞山虎窩寺余所曾游也孤城斗大水繞山圍住戶千家室皆土築余所住書院本文昌宮亦土室也院落寬敞朝曦乍晃旭影盈庭夜月初昇清光滿座其南則羣山屏列隔垣瞰人院中藏有二十四史一部余於此補讀元史城中店肆無多月凡六集在城中有諸用物土酒

頗佳羊肉極賤每銜杯把卷坐對巒光覺兵馬叢中亦
難得之境界矣城東南隅孤亭竦峙平臨雉堞署名觀
悟青山當面隍水周前戶啟雲生窗虛月印有高道士
者人頗不俗余暇則至此徜徉終日遇山水發時聲如
萬鼓大波軒然起伏作勢如蛟舞龍騰大木麤石隨波
而下澎湃洄旋不可逼視望之令人生畏少陵三川觀
漲詩不虛也然不過兩時許水卽漫演明日再視之澗
矣信乎孟子謂無本者可立而待也然山多地瘠往往
百畝之田不足養八口之家且秋霜極早稼穡易傷所
幸百物皆賤易於養生所出者則小米最爲上品粒大

而香迥異他處大米難得富家皆攬和大小米爲飯名
二米飯菜則有回子白菜形圓如球肉肥而硬然價不
過數文錢一枚山藥豆極巨卽南方之番薯每觔三文
胡蘿蕷大倍於常每觔一文小麥極少皆食油麩如麥
麩而有油若以和麥麩作餅可無須加油無麻油菜油
之類而有蘇油其味極異外方人多不能食之羊皮祆
價止一金又有艸百莖叢生至老則枯勁可縛爲帚果
則止有瓜棗之屬餘者皆無之酒筵以江瑤柱爲上品
海菜及鴨魚未之見也城垣甚整城頭野花極多秋景
離離徧鋪錦繡重陽日偕高理丞岳仙禽一家喬梓登

高於城西之八楞廟小樓一楹所見極遠時萬木葉脫
有若深冬遠山作枯澹色閒有積雪所謂塞下秋來風
景異者也攜土酒一瓶羊肩一臠割鮮野飲歡然竟醉
飲餘月上行歌入城天使吾輩生於亂世可云極不幸
矣然仍不失山水友朋之樂又極幸也昔杜陵避亂居
秦州至於無處不入詠歌然皆獨行踽踽不聞有游侶
如吾輩者當亂離之頃苟不得一二友朋以爲之侶有
不黯然銷魂者乎則又可以傲杜陵矣九月二十七日
高星墀來言頃至縣署聞德國兵將出關至宣化暨各
縣開有傳單卻無懷安然聞馬新泰之兵將由關退駐

懷安其兵餉已爲洋兵所掠恐不免有潰敗之虞則此處亦未可久居乃議啟行遂與星墀各覓車余得住院諸生爲雇車四輛於二十八日偕理丞暨岳仙禽二家父子啟行晨出西門時馬新泰兵已至入居城內人馬紛蹂無復紀律至□□午饘沿路居民奔避閭里蕭然不見行人薄暮至□□叩旅店門無應者是鎮凡有宿店十餘家均以畏兵故不敢開門時已初更余與理臣皆倉卒登車簾幕不施坐具多缺野風橫來不可遮禦兒唬女哭之聲盈耳徘徊於路次殆兩時許無可爲計忽一車夫曰西去一店予與之有舊或可投宿乃亟驅

車往至則無人應門車夫越牆而入開其門店主人始驚出車已入店余亟向其主人曰余爲懷安縣山長以避兵至此其主人曾至懷安者聞余語並見家眷驚魂乃定於是亟命抱柴升火僕人炊飯星墀攜有火腿煮而食及飯熟已三更矣兒女縱橫榻上正杜陵所謂眾雛爛漫睡喚起沾盤飧者覺其體物入微三十日啟行午饋天鎮縣南關外凡由燕適晉者例於此更換車軸以軌轍寬狹頓殊此風之起當自七國時燕晉分疆所爲以免戎車之闌入時大同鎮楊姓率隊赴防經此午饋聞義和拳初起此縣有某者自稱聞太師燒香者雲

集天鎮令某亦往拜之某高踞一座手一鐵鞭指令歷數其貪汙狀令覈鯨無地時把總某不平曰我輩官也爾小民也豈真聞太師乎爾真聞太師者當不畏吾刀遂挺刃而前某下座而逃從此無人敢言義和拳未弁中有此朝臣媿之矣是日申初至大同府地居紇干山之下山環水抱氣象雄闊城垣崇隆樓櫓雄麗有都城氣象余行經大城數矣殆無以逾之者由東門入住鼓樓下高陞店東門內有岳鄂王廟不知何人建此城凡三鼓樓皆絕高樓下皆有牌坊正中鼓樓直南有牌坊四街衢寬闊名四牌樓亦與北京之四牌樓相仿百貨

所萃南貨如橙橘之屬亦有之四牌樓之東有金代皇宮舊址琉璃九龍影壁完好無恙與大內寧壽宮者無異余登城以眺見城西街有佛殿聳然檐宇四垂制度甚古如唐宋人畫上所見趨而就之榜爲下華嚴寺入門則中爲龍尾道高丈餘兩旁石闌直抵大殿殿凡五楹皆以甃石砌成圈門以代戶牖與金陵禪谷寺無樑殿制同式而殿之頂黃瓦四注全類古圖畫後世工人不能爲也其中佛像威儀具足三世佛各據蓮花蓮花之下又圍以曲闌極雕鏤之巧僧房數十楹列於龍尾道之兩旁皆低小屋頂纔及殿階與北京麻疇刺廟正

相似他方所無也仍有上華嚴寺去此里餘聞已頽廢
相傳云元魏某王捨宅建而一統志則云始遼代但無
一石刻可考此地風土清美人民秀麗殊不似口外昔
拓跋氏都此可以長久乃棄之而遷都洛陽大河之南
一片平壤無險可守且由周至晉千餘年土已耗矣無
怪其不永也余行天下見地之可都者長安外惟燕京
及此耳金陵汴京均在此下民風甚醇市價不貳石炭
最多凡旅店均有火炕火燄尺餘絕無炭氣消寒之佳
具也家家皆有地炕每日所費不過三十文而日日在
春風中蓋石炭羊皮天之所以養塞外人也羊肉每觔

三十文黃酒尤賤惜澹而寡味耳羊肉燒麥二文一枚
每人十餘可飽其餘百物皆賤聞西去歸化城泊頭二
處尤賤於此口外西瓜均以九月熟余從懷安行時道
士送巨瓜一枚至此剖之甜如萍實中含冰凌觸齒如
碎玉彼地人均以此時食瓜不訝也小憩三月初四日
乃行午饘□□大同城北有黑煙一縷隨風遠颺土人
云乃煤窰遺火已數十年至今未盡也按水經注灤水
篇黃水右合西溪水水導源火山山上有火井以艸爨
之則煙騰火發亦名熒臺以地考之此當是也土人不
知誤爲煤窰耳宿懷仁縣懷仁以南車皆朱輪雖牛車

亦爾相傳始於明山陰相國王家屏人家多用鴟吻亦云創於王初五日宿廣武城在黃花嶺下古之黃昏城也髡柳平沙明駝羶幕平沙漠漠莽無人跡一片塞垣風景如在東丹圖畫中也黃花嶺古云黃昏嶺故城受是名矣初六日度雁門關關路絕陡石路欹欹盤雲直上凡二十里山泉懸注結冰晶瑩車行極險敗輪折軸時或有之關城踞絕頂度關有李牧祠塑像一青年將軍也旁有古松數本偃蓋如虬龍畢宏韋偃得意筆也至此車皆以大木縛兩輪而馬亦加紉古所謂懸車束馬也下嶺又二十里至仁義鎮宿焉初七日宿陽明堡

初九日抵代州住西關外代州城內祠宇最多有曰酒
仙祠者則杜康劉伶太白有曰李將軍祠則祀李牧有
曰句注崕祠則祀山神中城爲鼓樓高可二十丈有聲
聞四達額字大徑丈相傳虞世南書其書極似廟堂碑
以聲聞達三字配四字而不覺其參差望而知爲唐人
結構城北爲夏屋山城南爲五臺山城東則娘子關平
新關城西則寧武關也滹沱水繞城而東南注以形勝
而論固晉之天險也時馬金緒兵駐此云將往娘子關
防堵初十日宿崕縣將至縣大道兩旁皆土壁夾峙直
至北門出南門又如是者數里古名崕口十一日宿口

□□十二日饘忻口在金山下其地山巒回抱一水中
縈複嶺紆迴滄波渺莽此間風景大似江南矣元遺山
詩所謂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修眉十二環常著一峰
煙雨裏苦才多思是金山卽詠此也此山本名程侯山
爲程嬰匿趙武處宿忻州古秀容也今尙有秀容樓州
極繁富勝於代州而地勢較代州爲局促孫萬齡兵駐
此其兵極不守紀律余車入城忽來數兵阻路欲開箱
云搜軍器與之爭持久之卒以大言恐之乃止此幸在
城中否則殆矣十三日宿□□十四日過石嶺關關
在山嶺凡三門山非極峻而關門軌仄幾不容輶余車

至此不能過雇人推挽至時許及下已黃昏矣宿黃土寨十五日至太原省城省城北土山夾徑崩崩一綫凡數十里來車去馬往往致爭必一人先行以止來轅擇寬處少待不然竟日喧歷徒爲耽延而已入北門住開化寺街唐以前州治爲今之太原縣今省城乃宋人滅北漢所遷故無古跡城中荒涼處頗多反不如太谷介休等縣之繁華聞此次駐蹕應奉之物多取辦於太谷也東半爲滿城尤不繁庶此次 駕駐巡撫署半月撫軍毓賢親往故關防堵布政使以病在告承應者惟按察使一人行在陳設皆取之五臺山行宮蓋本藏在藩

庫也物極精美 駕臨行時尙攜去數件 駕出京時
一物不攜御用服物多取辦於此縫工之值爲之頓昂
所以宿留半月者蓋爲製冬服也馬玉崑宋慶二軍皆
駐此余至此時巡撫錫良初到任因宋慶以生日宴客
馬玉崑騰章彈之馬宋由是不和有互攻之說巡撫不
能解招新軍二千人爲之備聞人言義和拳之初起也
晉省爲多前撫又信用之故聲勢赫然其初議殺洋人
巡撫與藩司同意惟臬司不以爲是於是三司不合臬
司遂謝病家居晉人傳云臬司係教民亦有云其家匿
洋人者及殺洋人之日巡撫騎馬率隊往教堂大索縛

之歸盡斬於轅門外其餘教民未及逃者亦誅之所存
婦女未忍卽誅勸令叛教乃百說無一人從者殺二人
以懼之不意婦女殊不畏且爭求死云死後卽生天堂
今一叛教永淪地獄矣故寧死不改大抵迷信之心婦
女堅於男子凡宗教皆然亂事之初起也晉人感巡撫
也特甚及亂定議賠款晉人之怨巡撫也特甚然而教
力壓民民心警教相因至此極難論其是非付之一闕
而已又所謂紅鐙照者亦惟晉省爲多入夜紅鐙滿天
無從究其何物也 駕到大同乃殺拳匪二人至太原
又殺四人故余至晉已不見一人矣然而此次亂事惟

晉人深受蹂躪 駕過時宦寺兵士往擾人家上等之
戶不免故神機營斬兵二人翼長忠某革職又聞有太
監某宿民家而辱其婦女者更奇其後逃軍紛至晉民
夙怯村民逃避一空兵輒搜婦女使炊食且不給衣恐
其逃去也軍士所爲多類此焉能以戰余居省城半月
日惟往城外閒游城南有雙塔寺本高歡故宮今尙壯
麗明晉王所重建寺旁古松極多本傅徵君山之松莊
今莊廢而松存城內有呂祖祠山石嶙峋爲晉藩苑圍
有張旭書小額極佳此外無可游覽大抵晉人吸阿芙蓉
者多富家咸困於此無暇出游貧至車夫亦日耽此

自大同南行每投店則車夫先臥地吸煙不遑飯也明
晨雖五更啟行亦必先過癮而後執轡且沿途賣煙酒
者如他省之茶肆十八日往太谷去省二日程未至二
十里榆柳夾道路平如砥旅店整潔肴饌豐腴酒則黃
白均有肴則南北俱備蓋其地爲晉省富戶所萃非如
是不足邀其顧盼也縣有大寺時方開會百貨畢至上
自古玩奇珍衣服皮張下至農具菽粟卽花梨木鑲大
理石桌椅至有七堂其餘舊字畫玉器古銅彷彿北京
琉璃廠之火神廟有過之無不及余於古董肆見宣德
鑄覆祥雲鑪一劉伴阮制蟠龍砂壺一又岳禮自書詩

冊字類王鐸詩則漁洋派也狐貉之裘到處皆是價亦不昂太谷產梨極美以指彈之卽水出不止三都賦太谷之梨或卽此歟有酒飯館均不惡人家住屋多連樓相接彷彿滬上登城一望瓦屋櫛比高樓雲構多有以金碧飾其門者每日晨賣小食者多湯圓燒麥蒸山藥之類嗜阿芙蓉十室而九也二十日回省省中因各軍久住錢店皆歇業立公行一所各店夥輪流司之其錢則取之於各店官爲設兵彈壓此法可行於亂世也晉省米價頗昂高者爲晉祠米作碧色夏日隔宿不餽次爲汾水稻米亦不減南方漢武帝引汾水以溉皮氏至

今賴之若麥則往年不貴今年每觔至五十文包子至十二文一枚每日二百文不足一飽也有馬玉崑軍中人來云餉糈不充每月所得不足自給軍懷變志久矣儻一旦洋兵入故關則諸軍惟大掠而去無戰事也且聞法人於蓮花峰築礮臺爲攻故關之計余乃以十一月初一日行時理丞封翁已就令德堂之聘余獨南行初一日至徐溝宿聞其前令密丹階官聲極好以忤上官去任其忤也以 駕過不能酬應宦寺之故然聞其去年以卓異入都 召見卽有面彈上官之言宮廷優容之此次則以 駕過境某大臣承宦寺之愆再三請

罷之夫去一縣令至煩特旨亦奇矣密罷官後撫軍留
之爲之改官直隸州初二日宿祁縣城北麓臺山作淺
絳色極似黃子久余有句云今日方知談畫理麓臺畫
似麓臺山縣頗富類太谷凡有錢店七家古董肆極多
此縣在唐出摩詰飛卿二詩人而自漢至宋明聞人不
絕初三日宿平遙亦繁盛有大寺寺前街多古玩肆初
四日以女病仍住平遙余在藥肆見有賣潞參者麤如
拇指五十枝肆人才給以六百文初五日宿介休城北
有介山子推所隱也將至城道旁有漢槐一株槐下卽
郭有道墓享堂巋然無恙詩刻極多相傳卽有道故居

也入城有金井樓文潞公建此地屋多作窰形所宿店
卽如是以此悟古陶字本音窰皋陶之名可證所謂平
遙者當作平陶陶唐氏音亦當讀如窰而陶復陶穴亦
應音窰此理之可會者也介休南有張蘭鎮骨董肆最
多古物所萃也鎮有唐槐一本臨官道側與介休之漢
槐同其古勁初六日宿靈石自介休以南兩山夾澗漸
南漸東中有險阻曰冷泉關一徑盤空大類雲棧下卽
汾曲也水經注謂水左右悉結偏梁閣道纍石就路縈
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尺上戴山阜下臨絕澗
俗謂之魯般橋卽此李義山有宿冷泉驛詩介山當面

起汾水抱關斜寫景最肖至靈石則山益高澗益狹廉
將軍所云兩鼠鬪於穴中自古用兵之所必爭靈石城
極小南門不能方軌城外山上有廟丹垣碧瓦下臨絕
壁向見王廉州畫冊有此境也大姓何氏居在山下

駕過時卽駐其家西門外汾水中有石絕峭拔邑之名
或以此而土人乃指城門之石神其說初七日度韓侯
嶺凡四十里較雁門平坦土山無石然升降百折比雁
門差爲跋涉古名高壁嶺亦用兵所必爭也嶺端有韓
侯祠以祀漢淮陰侯信又有韓侯墓相傳此間葬其軀
井陘葬其元一身兩葬之大抵一代之興必有爲之佐

命者而伊呂得世其家韓彭遂訖其命非不幸也由商
鞅白起開其例於前爾初八日宿霍州未至州數十里
卽見霍太山在州東北巍然喬嶽也余見山之極高者
必作白色望之如雲太山華山霍山廬山皆爾北門外
河邊有銅牛色澤甚古二目作金色其光煜然傳爲尉
遲敬德鑄云又有宋老生墓旁官道築牆圍之牆上嵌
宋張商英五律石刻略記云不遇□□亂誰知宋老生
身能扞隋難義不屈唐兵□□□□□□□□□□裴
劉等死耳誰重復誰輕字極飛舞類米海岳州城荒涼
無可觀初九日宿趙城城外有國士橋豫讓狙擊趙襄

子處此地廟會是日將畢然無上等物多農具而已有
鴛鴦劍一枚索直昂未之購初十日宿洪洞城外有箕
山立石曰巢父洗耳處有飲牛橋洪洞城外多積水據
云夏月芙蓉極盛十一日至平陽府由平陽而北地皆
在嶺上行人不知也及將至平陽山勢陡開南見平地
始悟連日皆行天半是日大雪陰霾蔽空萬山積素作
銀色車行於峰巒紆曲中大好洪谷子雪棧圖一幅於
時已曠宿西關內平陽古名平水元代手民所聚今傳
有平水板印本書籍蓋始於耶律楚材事見元史自遭
兵燹至今未復零落如村塢城中有蒼頡造字臺城北

藐姑射山神人雖不可見然山特秀麗嵐翠撲人又有
士師村乃皋陶生處去城不數里又有羊獬村帝堯時
羊生獬廌處城南十里有堯舜禹廟凡三廟相次自東
而西水經注所云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
石碑應卽此地元魏爲平陽縣今縣廢而廟存相傳
古之平陽本在此今城爲劉聰所遷按平陽之爲郡始
於元魏此或然也十三日宿侯馬鎮大學士剛毅行至
此朝命不得隨行剛遂以憂卒時棺尙寄旅店中無人
過問者十四日宿水頭鎮爲司馬溫公故里今有碑存
十五日雪至午不止宿聞喜已更餘矣未至聞喜有書

鄉爲古非子封邑裴姓者至今尙數百戶鄉南有九鳳
原裴晉公墓在焉有裴家祠堂道旁碑二一書唐裴晉
公故里一書宋趙豐公故里尙想三公相業古今人何
相遠至此耶爲之太息久之十五日宿□□屬猗氏有
猗頓故里十六日宿□□屬安邑道旁有坊署鳴條陌
有殷所以肇王業也十七日宿□□十八日抵蒲州府
午館未至蒲州十里爲普救屯北臨官道岸勢陡絕盤
紆而上有普救寺爲隋僧道積所建正面中條佛面金
光與巒光照映惜自兵後不修只大殿及寶塔無恙餘
皆不存遊人題詩皆詠雙文事然所謂西廂者久成蔓

艸矣其西卽蒲坂危坂嶮下瞰府城所謂鳴鑿下蒲
阪飛轡入秦中正在其地是日午饘蒲州食沙子餅形
似秋葉一片不用油但於熱沙中舁熟風趣絕佳資暇
集記同州石鏃餅此其遺制歟晚宿廓河鎮正在雷首
之陽此夷齊成仁處也十九日晨饘河上午渡黃河卽
古風陵渡舟凡二隻水勢迅疾人力難施至晚始抵潼
關入城住劉家巷潼關城倚山帶河北門外危隄一綫
迤邐而東地勢漸高至東門如龍之昂首古名黃卷阪
杜陵詩所謂連雲列戰格是也東門最雄壯西門則就
平地城中亦止長街一派爲平衍餘則皆山也東爲麒

麟山西爲鳳皇嘴城亦隨山而築高處入雲余居劉家巷地在南門內卽在鳳皇嘴之下出巷不數武卽南門南門外卽禁坑也有十二連城類今之礮臺列於山上凡十二而至秦嶺蓋潼關雖險若自秦嶺而入則居高臨下故黃巢昔自此入關其下爲潼水南門之西水關列闢口三水入城中經潼橋而北出北水關入河潼橋上日中列市無貴重物然往往有古銅陶器出焉潼商道署在北城下後園有樓陟之可以登城直至東門門樓壯麗刻前人詩於壁許丁卯詩所謂殘雲歸太華疏雨過中條者宛在目前大抵唐人詩寫景最工而自潼

關以西處處唐人詩境非親到者不知也此地黃河鯉魚最肥有酒名黃河水頗美黃河水酒乃黃酒又有白酒名萬古寺酒以柿乾所釀相傳其法始於中條山萬古寺柿亦可作醋色清如水平陽以南皆用以和羹市間百物不乏惜當大亂之際又關中饑饉道殣相望食物昂貴麪至八十文一觔米亦六兩餘一石無柴而燒炭每觔至二十六七文余處此眷屬十一口月需五十金古云長安居不易今潼關居亦甚難矣是地駐有董福祥部下一軍凡五百人二十四日赴行在是日宿華陰潼關而西大道寬闊道旁樹木直至西安彷彿燕京

盧溝橋大道夜起望嶽白雲四擁微露三峰如神仙金
銀臺卓立天半此境畫所不到明日宿冷水二十六日
午經華州地多大竹貨竹器者極衆州城遭兵戶口不
多尋小曲江不得但寒蕪衰艸奄冉空際而已二十七
日宿敷水南望終南山色極近煙樹鬱蔥寒原蕭瑟想
白太傅上得籃輿未能去春風敷水店門前句爲之神
旺是地饅首最佳二十八日宿臨潼縣華清宮在南門
外今改爲公館卽古之驛館也出縣南門馳道如砥苑
牆低小彷彿燕京圓明暢春制度入門而左有大池居
人多汲水其中再東入一門則廳事三楹相對爲華清

池砌石爲洞極寬闊氣出如蒸再入一門大廳五楹相傳爲九龍殿故址面對驪峰不及半里倚窗小憩戶外一峰拔地而起爲天下名園所未有令人久留不忍去廳西南一小室白石池一傳爲御湯余浴於其中水溫涼適中可以久浴而不寒池以沙爲底水深尺餘出廳東一門入之則有舫室三楹環以大池氣象幽曠 駕駐此三日召對臣工輒於此室池之周圍環以山石長春花正開不似冬月其旁一室爲貴妃池時已封閉太后曾浴也再轉而南則東繡嶺路也山上老君殿朝元閣今皆無恙其北有連樓數楹以長安志考之尙是

舊基或云是卽羯鼓樓也此地食肆頗多烹調不惡想爲唐代之遺亦如今北京之南海甸耳二十九日抵西安省先至瀟橋卽輞口也又十里至灞橋石橋壯麗兩岸闌干甚脩於時晴雪在地凍柳嘶風余舍車而徒徘徊甚久遂得詩思不關驢子背芒鞋踏雪灞陵橋之句過邵平澗又十里爲長樂坂古之長樂坡也高峻不易上上坡卽長安東門所謂下馬陵者正在其處入城住馬坊門旅店時各省京餉皆到故旅店人滿暫假藩庫爲戶部儲峙已足敷用今年南漕皆改道由漢水入荆紫關溯龍且寨入秦此爲西幸之第一籌畫苟不然者

殆哉時撫臣修總督署爲行宮門柱改朱漆牌坊畫以

雲龍

駕至嫌其不敷改住撫署

俗名北院

六部堂官至者

多住貢院遂以貢院爲六部公所司官則各住會館或賃屋而居百官皆便服戴頂帽著靴而已然官來者不多遂至以筆帖式掌印小京官主稿或一人兼幾司事沿街京官車馬往來已有京師氣象且公退後多聚於食肆京語滿座然而向之每日給銀三兩者至此改爲一兩而各省均籌款寄京以津貼京員故赴行在者無多人逮後改爲由行在放缺而京官又集行在按京城制度各官皆乘車去儀仗惟巡撫行執金吾事乘轎從

騎有兵數人此時市上百貨雲集關東之牛魚野豬皆有之若葡萄乾哈密瓜更多街頭凡地攤四行據秦人云自來未有如此之盛者城北有城隍廟爲萬貨萃處門殿之間皆列肆也四隅則爲戲園城中佛祠極多而城南之慈仁雁塔尙是唐之舊宇文廟在南門內亦是唐之夫子廟堂遺址頗宏今皆蕪廢惟正門殿無恙殿後爲碑洞大屋之以五楹計者十列屋之內碑以列計者凡四唐宋元明清淆然無序或於此碑之陰又刻彼碑類碑賈之所爲顏氏家廟碑石極佳光可照人所以古人重選石廟內外多賣帖者彷彿北京之國子監虞

世南夫子廟碑在正殿廷中不開門故不可見余登南
門樓以望曲江時大雪載塗一白莫辨但見佛樓高聳
雁塔撐空而已都中舊友多於此遇之訪洪茗谿於江
西會館偕訪夏伯定於湘子廟街寓齋讀其奏疏爲稱
快不減於賈長沙陸宣公也伯定疏劾某大臣請置重
典者緣行在諫官均外補無一存者故伯定發憤陳之
然其初到行在召對兩時許極蒙優眷及是疏入而不
得妄有所陳之旨下矣見某君談其在李鑑帥幕府事
始聞北洋失事之所以然李帥雖有四軍兵皆未練且
無軍械或有器而子碼不合其精軍榮相自統之卻未

一戰蓋拳匪一局士大夫知其不可者甚多然能阻之者竟無一人且皆相率而入於險時相之於人材也又陽尊之而陰忌之陽用之而陰擠之必使之自敗而後快心徧廷臣如出一轍而置國事於不問其致敗宜也莊邸李帥之用蓋皆如是此俗所謂替死鬼耳軍機之擬詔旨也動以天良責人而彼輩絕不自問其天良之何在徒爲朝廷斂怨而已所以當大厦之傾始歎棟梁之乏時大旱秦中道殣相望朝命岑撫軍祈雪於太白竟得大雪秦民極感動固知天命之未去也先是余來時至渭南縣見城隍廟外饑民列坐聞係待放粥者時

已酉初門尙未啟有一老婦忽大哭蓋餓不及待矣余
亟買饘數斤散之聊以充腹而已聞官並不問其事但
付之官親及胥吏爲之是以如是則爲朝廷失民心者
皆此輩耳正所謂不自爲政卒勞百姓也長安市上塵
土最多苟遇雨雪泥深如餵非車馬不能出門老杜詩
云所向泥滑滑思君令人瘦由來古矣此地烏雅最多
然不集於木而羣啄食於通衢如雞鷲人來則翔起人
去復集明代紫禁城尙在完整如新且其地址寬於南
京明祖本志在都秦曾遣太子來經營太子卒於塗此
舉遂輟禁城今爲滿城正殿基已改爲演武廳登之正

對終南於此悟南山倚殿前之句一倚字足盡其妙其西尙存大石數峰玲瓏可愛唐宮遺物也唐代都城本極巨今西安城乃是就唐京城而縮其南北但得其中區耳故今城東西長而南北促正當唐皇城之地唐代宮城當在今北門外唐代坊巷又在今南門外蔓艸平原全無可考余居長安七日城中未能徧厯略游街市而已唐全盛日其大可知且街市廣闊城垣整齊較之北京有過之而其土俗往往與北京相類如食肆中喚菜必高呼食畢必有漱水及檳榔碟皆與北京同又所市之物亦多相類大都天下建都之所風俗往往相似

此由於遷民之故陝人言語尤近古如呼山爲原墳爲
冢坡爲坂何處曰阿底則他省所無也余於初七日返
潼關曉行經臨潼南望驪山初日正射憶杜詩晨行經
驪山御榻在兀臬者正如目前事耳經新豐鎮非古之
新豐也古之新豐卽今臨潼然殊無佳酒尙有酒樓數
家肴饌可食東經赤水正見終南晴雪初霽如玉屏九
疊大抵長安道上望終南忽遠忽近加以殘雪未盡煙
樹迷濛吟祖生終南積雪詩而益覺其工余往來終日
不出唐人詩境潼關中途有石坊余擬刻以唐人詩境
四字蓋幼讀唐詩未涉其地及此番親到始知寫景之

工非後人所及也余有詩云纔過敷水又新豐處處唐人詩境中最是曉風殘雪裏終南九疊玉屏風抵潼關已臘八矣得一詩云莽莽長安道潼關四扇開衣裘渾未典風雪又歸來天意渾難問民生真可哀賈生方慟哭孰念棟梁材余居潼關久日惟游行山澤或入酒肆然本地下酒物極少惟醬菜極佳多以醬杏仁醬花生醬肉等下酒若黃河鯉雖美非恆有之品僅三嘗而已潼橋左右列肆間有古書帖價極廉陶器則新出土往往有之惜有款識者無幾古錢則有奇品矣麒麟山上有東山廟可登覽西門內尙有廟數處然皆荒涼南門

外亂山叢雜終日無人跡但有廢壘嘗偕友人攜酒肴
飲於壘中有詩記之百二山河四望通雄關於此限西
東老罷當道聲威壯歸馬前朝轉瞬空誰信山頽成小
劫古來瓦解笑羣雄我來把酒澆潼谷百感滄茫落照
中時已青陽逼歲臘鼓逢逢竟不知身居異鄉而時當
亂後也余署門桃符云去國田園成失馬入關家世再
從龍居此度歲吉儻祀先居然成禮歲朝無聊偕友人
游市此地婦女盛服歸寧其裝束彷彿周昉畫仕女圖
於雲肩之下垂飄帶四條長及地項圈金鎖制度頗古
頭上一物珠翠環繞則類無雙譜所畫武曌像此蓋唐

代宮裝今未之改然平日則衣飾極陋首飾以琥珀爲最貴按至正直記元代禁珠玉民間不得用之所用者惟琥珀耳今它省此禁久弛而西方尙沿舊俗婦女衣服或多左衽卽衣肆所陳亦多左衽之服竟不知所始或自金元以來有之然今日蒙古人卻不如此何也正月初五日偕友游華山是日出西門午餐於華岳廟潼關西門外有李家園乃故山東巡撫李德所築園門有湯文端公書額園內亭臺不多臘梅迎春開極盛其園外道北卽楊太尉震墓大鳥之所臨也再西有蓮花寺王山史湄園在焉今不可問矣華嶽廟極宏敞大殿五

楹中供神牌曰西嶽華山之神位二門外有左文襄篆
書重修廟碑亂前廟神皆塑像至於寢殿中宦官宮嬪
皆備左公重修盡去之但奉神牌此最得體廟後爲園
其中柏樹皆秦漢物柯如青銅園後爲閣曰萬壽閣登
之正面華岳有如蓮花三峰則如蓮房閣正中奉 聖
祖神牌康熙中西征所留 大駕西巡駐此 太后謁
叩神牌慟哭不止云屏風上鐫明太祖夢游西岳記尙
是故物二門外西序後周華嶽廟碑在焉碑陰唐韓賞
告華嶽文碑側刻顏魯公謁金天王題名又有中宗述
聖頌及唐宋題名甚多漢碑陰一石在大殿中余令道

人兩面揭之其碑陽尙能辨出數字比陰字略大此亦
僅見矣老子繫青牛樹在大門內之西木根多癭叩之
堅如鐵石兵火所不能燬其枝尙存雖無生意然亦無
死機此真德充符也元中記云萬歲之樹精爲青牛此
其是乎入山先至玉臺觀殿宇皆傾門牆僅在惟陳希
夷一殿尙完好道士之居多竹觀西朱子祠亦無恙天
下道藏惟玉臺觀是宋代本未經元人焚毀者不知今
存否十里至玉泉院爲玉臺下院希夷退居之地尙完
整其前爲山蓀亭石上多宋人大字刻名長廊曼迴流
泉旋繞月下最佳其木多無憂樹不知於古何名道士

以松節烹茶芬芳可悅初六日早飯於玉泉院入山過
第一關有大石天然生一魚形至杪羅坪爲唐金仙觀
故址金仙公主入道所希夷峽在焉其絕壁上垂鐵索
二條則大上方路也至青柯坪住玄女宮正在三峰之
下南對蓮花峰類碧玉結成峰半有泉卽肥蠶穴古來
有泉水飛灑近始斷流矣飯於玄女宮月下望蓮花峰
見太華夜碧之妙蓋三峰直是一拳石耳峰頭松影蒙
茸正如蓮蕊初七日攜杖登山初登處有大石曰回心
石刻字曰英雄進步時冰雪未釋石極滑石後有鐵樑
一段攀鐵索履梁而登數十武外已陟絕壁四顧無依

止憑手中鐵索一條如化人之飛行至千尺幢石磴在
幢中如入鼠穴攀援久之始出於上口章八元所云回
梯暗蹋如穿磴絕頂初窺似出籠者也又數十武至百
尺峽更險於幢但略短耳再上老君犁溝則尤險蓋大
石高數百尺一石如魚脊斜附石畔窄僅容武趾石手
索蛇行而前幾半里餘中途有寬處僅尺餘可伏而息
少息更進所賴茂草叢生下視不見否則無進理也過
此卽雲臺峰北峰也寺名雲臺觀坐觀外南望三峰正
見其背然松石之佳已足齊閬風而超懸圃矣南去爲
擦耳崖約半里餘至閻王碓上天梯三清洞歷老君洞

金光洞獬豸愁金雞過峽至五雲峰宿焉蓋華山凡有六峰南曰落雁北曰雲臺東曰仙掌西曰蓮花中則五雲玉女二峰而以三峰聞者三峰特高峻故爾鐙下聽道士談山中遺事云山有陳希夷時守山神虎至今尙在往往有見者又數年前有人見肥蠶六足四翼如山海經所言故山無虎狼蛇虺以此二物爲鎮也初八日晨往玉女峰叩洗頭盆水已成冰不可復掬東面絕壁名晞髮臺峰下有玉女洞玉女窗卽在洞上石洞之漏光者耳玉女祠傳係肉身或云卽韓姑姑之蛻也此峰松最大而多大抵華山松葉短於他山松塔亦小殆異

種也由玉女峰而南至蒼龍嶺寬不及二尺圓如驢背
兩邊皆絕澗也大松由澗下上生纔見其頂人行嶺上
如履牆脊水經注謂之搗嶺言以手捉搗而過今則有
石闌兩行闌中又有鐵柱貫以鐵索行者差得安便然
亦戰兢自持無敢縱步過嶺卽投書澗刻云韓退之投
書處再上爲八公龕再上爲避詔厓再上卽落雁峰是
爲南峰峯山極頂太白欲誦謝眺驚人句處也金天宮
門北向門外以板爲闌余攜巨筆欲於此題字適道士
倚門而立曰勿爾本廟正思易匾額請爲書之余詢其
姓名姓趙字月初爲金天宮住持遂令烹茶磨墨且備

午餐余見其案上有世德堂本莊子知其不凡問之能
碁解詩字余遂爲之捉筆篆書金天宮三大字字徑二
尺餘又書條四幅適得五古一章遂以隸書錄之云人
道華山奇我道華山媚亭亭如靜女卓有遺世態山花
繡綺裳春草添眉黛恐化彩雲飛翱翔九天外遂出南
天門履九截椽至賀真人洞題名而歸九截椽者在南
峰之陽下臨不測之深山本無路以鐵爲椽者九相銜
接纜容半足以索挂於石上不知賴何術以成之又有
橫索三條人足椽手索以腹熨石橫行而過少不慎一
墜萬仞矣相傳賀真人初開此山所至人輒隨之後遂

開此洞居之人不敢至焉然游客好奇者終以一至爲快其洞中有泉水一凹四時不涸東壁上刻字曰馮敏昌來洞前圍以石闌可立而望山之陽小山羅列如尊俎珊瑚雜然前陳據云由洞至麓絕壁直下殆將十里小山之高有二三里者尙如蟻垤杜陵所云諸峰羅列似兒孫者殆不止於兒孫老杜未登山只見其北面故爾若至此不知何以名之由此下山峽中仍有一洞因其路更險於九截椽未之往仍入南天門由屈嶺至西峰嶺在南西二峰之間如行回廊之脊風至不能立足將恐御風飛去由此至西峰峰之絕頂有大磐石圓徑

十餘丈天然九瓣如蓮花之仰開下覆一石如蓮房此蓮花峰所由得名昌黎所云花開十丈者此也後人誤謂玉井內別有仙蓮則全失之矣至西峰廟廟門壁上題一詩頗佳款署黃某此卽本廟住持聞其人極風雅藏書最富壁上名人贈詩累累今不在廟因傲華陰縣差誣以他事遂逃去今在西安八仙菴云然所付非人壁上古琴一張已易新者使其久去不歸所付非其人則所藏者將不免盡入劫篋手矣抵捨身崖觀於玉井遂仍從南峰歸南峰有天池者其旁題名極多然無甚遠者歷八公龕至蒼龍嶺其初來也由下而上但覺其

陡今返也由上而下如下坂之走丸懾不能步始知昌
黎投書之有由儻非鐵索縈其旁石闌護其足余亦將
效昌黎之所爲矣所云悔狂已昨指垂戒仍鐫銘者信
哉仍由玉女峰返五雲峰晚飯遂宿焉時道士有疾余
爲之擬一方月下立峰巔松下聽濤聲甚壯下視渭水
奔流觸山而過東見中條可以俯視其頂因念時方艱
難我輩乃得此境界正宜及此息肩不復作世間想何
爲入此滔滔袞袞中乎是夜以登頓勞苦睡甚濃且被
褥皆綢緞爲之甚新潔故安眠甚適聞每年三月香市
各廟所入不資故能辦此且山上負物皆以人工每人

所負止六十劬工資二百文凡米麪酒肴價皆貴於山下而道士之酬客肴羞飲食之外例有饋贈則華山圖黃精五加皮萬年松之屬客酌收其一二報以金錢此道士養生之術也然山上茆盦甚多有終年不舉火者則以山上黃精茯苓栗柿棗松各實采以充飢不致乏糧游客所至道士以果匱供客則榛栗棗柿松子黃精胡桃外無餘物也無茶以松毛火烹山泉味極香天作此山以供休糧者棲止爾習靜道侶結菴必於絕壁十仞以上壁上鑿穴兩行攀躋而上下人望之杳入雲中卽本山道士亦莫測其蹤跡初九日由舊路下山至青

柯坪巳日加午矣午飯遂行仍宿玉泉院月下聽泉於
山蓀亭初十日返潼關於道署見 上諭知嚴懲首禍
諸臣和約將定也時莊親王住蒲州遣使往賜死聞死
時甚從容趙尙書本定斬罪因陝人不服乃改自盡然
自盡未殊監視者以水溼紙餈面而死董福祥本亦定
罪聞各營欲爲變乃改革職又聞毓賢已發甘肅及正
法之命下時藩司某以在晉日本與毓同謀而洋人未
之及及是某以藩司護總督例應監刑某乃先一日自
盡由臬司監視如某公可謂不負初心者矣時在關過
上元關城放鐙五日雖不足觀然較之北京於外國節

令日家家挂鐙旗而中國節令反無聲臭者勝之遠矣
故余度歲詩有云竟作囉羅雉潼關度歲華艱難成小
住辛苦挈全家不改從龍舊何妨失馬嗟幸非王氏臘
無礙頌椒花時和議已定住此絕非久計乃謀適江南
聞龍且寨一路自去年運糧後路頗通手下資斧不足
二百金去住皆不可恃然去究勝於住遂定以二十二
日行是日早行大雨不止宿城南之四十里鋪金氏嫂
病於此明日早仍返潼關二十四日金氏嫂卒於是棺
殮於劉家巷之宅雖草草成禮而幸附身之物皆麤具
遂以三十日移其柩厝於城隍廟後乃以二月初六日

再啟行仍宿四十里鋪秦嶺之下大石多宋人題名鐫刻如新石上往往見之且皆北宋時人游師雄字尤巨關中金石記以山蒸亭下師雄題字爲最巨而遺此是搜訪未至也知宋時以此爲孔道惜未攜紙墨拓之初七日宿巡檢司在萬山之中一水環之昔有巡檢駐此今久裁然其地與外間隔絕見吾輩之來爭來問詢何從至此竟不知世間有亂事也初八日宿劉家屯村民演劇不過三齣而頗不似村戲初九日宿龍且寨改乘船由寨河南下其船極小式如秋葉名撥秋行此河非此船不可蓋河水極淺或行於沙上而此船能躡沙而

過船底爲沙石所礙無少損不知何木所爲也此後遂
日行於亂山中蓋兩山夾一澗山極陡峻水流甚急舟
逐急湍亦不知日行若干里地勢已近蜀故峰巒峭拔
石骨玲奇間以桃柳雜花大李將軍嘉陵江圖或者如
是至荆紫關易舟稍大於前遂至老河口再易大舟入
襄河老河口爲湖北大鎮不亞樊城七鎮北近鄧州當
是宋金榷場之所故至今繁盛由此易大舟名襄陽扁
子凡八日夜至漢口水中大石密布殊不易行非篙師
得力無不觸石者及至漢口已三月初矣於漢鎮遇皖
人錢君者總理衙門供事也談虎神營兵恩某殺德使

克林德事甚悉云方武衛軍之搶掠也袁京卿爽秋之居在二條胡衛與之鄰懼而移居於東華門內並乞兵於端邸以爲衛端邸以二十兵往及遷也經過奧國使館拳匪正攻使館兵亦開鎗助之時克林德將往總署乘輿至此輿人聞鎗棄之而去兵見輿之委於路也怪之往視見克大呼曰此中尙有洋人克見兵來亟發手鎗兵亦回鎗擊之一發而殪時克之引馬已至總署告知此事總署遣人往已無及矣錢言此事歷歷益出於目覩云於漢口住一日附吉和江輪三月初三日抵江寧省城住四條巷

敘曰拳匪之初起也如火之始然燧之易易耳而卒至於不可救者或天命當如是乎抑民生際此劫運必使之死於此運以塞此劫乎殆有不然者矣夫所謂拳民者皆農家者流五尺之稚子耳而提刀殺人宛轉如風雨壯夫有不及者而攷其術則所祀之神多出於小說如馮鈞道人廣成子孫悟空之流其所誦咒有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者有曰一拜天門開二拜地戶裂三請孫悟空四請豬八戒此余親聞其誦者云無不靈應如響幼童得此可敵壯夫至其所謂不畏礮火者其咒則曰冰凌山冰凌洞冰凌洞裏有冰人云云而亦云有驗

其所爲始終同於兒戲北方人質朴故信之者多原無足怪所可怪者以二百年之朝廷洞達事理之大臣嫻於文學之侍從乃皆爲其所愚而舉社稷於一擲究其命意之所在卒不能得然尙得委曰百姓迫於教堂之壓制思一逞以報其怨朝廷迫於百姓之怨恫而順民以逞其欲其勢有不得不然者固亦有之然而究其勢之所以成則不在此正以甲午之役吾國敗於日人上下之人舉以爲憂亦明知其宜發奮以自疆然自疆之道果安在乎於是君子謀於朝小人謀於野必求所以自疆者疆之道不外於用兵故榮相練武衛軍端邸練

虎神營江南練自強軍天下無慮皆瞋目而語兵事矣
然上固疆也下亦效之乃求其所以能制勝而殺敵者
其道無由蓋洋人之礮利也必求所以不畏礮火者兵
精也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至此而民之技窮乃有爲
之說者曰勝此者非神道不爲功於是義和拳之說起
矣小民甚愚焉知利害其所見聞不出戲文小說舉小
說之所以致勝者而欲慕效之於是義和拳因之而日
盛民不足怪也吾怪夫居廊廟者其識亦猶夫民也居
廊廟者不足怪吾怪夫士大夫之見亦與之同也孔子
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嗟夫今之士大夫其自爲謀也

患失之也其謀人國家也患失之也由此患失之一念
展轉不已乃成爲今之世界此豈無故而然哉嘗聞孔
子曰有國有家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由與
求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聖論蓋早見之矣至於民則惟上之所用孔
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此其責還在乎上故庚子之亂舉天下而付之一擲其
勢旣成而君相不能挽回者非民之頑也正以君相所
以服民者無素民知上之未可恃也遂倉皇一試并上

之號令而弁髦之矣故庚子之亂不可懼於諸軍之衄
敗而可懼於號令之不行至於號令不行則雖無外洋
聯軍之入亦惟有委之而去焉爾朝旨但責諸臣之各
具天良不知臣民天良之來由在上者爲之倡孔子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庚子之朝命不行孰非朝
廷詔旨屢失信於民民乃始輕朝廷而不遵其號令乎
故天下可畏者惟民召公曰顧畏於民而可信者亦
惟民武王曰天視自我民視當拳匪之初號令之不能
禁理論之不能勸及其既敗也三尺童子得而笑之夫
非以中國人之性質徒顧目前不思其反之所致乎余

於庚子之亂首末皆得目擊事後追思成爲此記後之人閱之必有疑而不信者烏知其時人心之不測竟有至是者乎然而庚子往矣尙有未往者在人心之變亦將百端天意所極終歸一致是又非淺見所能測矣光緒辛丑五月唐晏錄於白下

庚子西行記事